

# 实践生成的自我及其内在逻辑

刘莹

**【摘要】**马克思从早期向成熟期的转向,取消了“自我”、“自我意识”概念,却没有取消“自我”问题。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完整的“自我”理论,但是不乏超越近代自我观念的新思想。马克思通过揭示人的实践和社会存在本质,为自我的生成、自我认同、自我意识、自我与他者的共存方式以及自我实现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自我 自我意识 马克思 实践 社会存在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1-0020-04

马克思早期是以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家的形象出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自我”和“自我意识”这些近代哲学主旨性的概念曾多次出现。但是在其思想的中、后期,“自我”和“自我意识”概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现实的个人”、“劳动”、“实践”、“社会关系”等概念逐渐成为他主要的关注对象。这也就是学界所公认的马克思转向“现实的人”、“现实世界”,从而建立起唯物史观的思想转折。

看上去,马克思的这种思想转向似乎意味着“自我”问题在他这里被取消了。事实上,“自我”这个关乎人的生存之谜的基本哲学问题不可能轻易被消解。卡西尔曾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sup>①</sup>此时马克思虽然很少直接使用“自我”等相关概念,却正是通过对其早期所继承的近代“自我”的扬弃,建立起一种新的解释“自我”问题的方向。结合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人的本质、社会存在、人的解放等,本文尝试分析他对自我问题的五个重要方面的解答。

## 一、自我在实践中生成

马克思对自我问题最根本的解答就是提供了实践这个“自我”生成的根基。一方面从实践出发解读大写的“我”,即人反思自己“何以为人”的本质的解释。另一

方面是将具体的“我”的产生和同一性、存在意义的根源都理解为实践。马克思不是从人对世界的认识角度,而是从人对世界的现实活动的角度出发来认识自我;不是从一般的现实活动出发,而是从“实践”这个决定人的本质的活动出发来认识自我。这是马克思区别于以往和同时代哲学家对自我理解的独特进路。

作为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概念,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sup>②</sup>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人通过物质生产实现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保证生存,也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交往活动,结成相应的社会关系。在物质变换、结成社会关系的同时,人也必然以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性意识为动力,认识世界并形成人特有的观念。

对象性活动是实践的本质特征。每个具体的“我”在实践的对象性活动中意识到自身,与他我和外在的一切发生现实的关联。外在于“我”的自然、他人、社会规律等因为实践而成为“我”的内容。实践以对象性的形式出现,但根本上是为了解除每一个自我与对象的对抗、对立,实现自我和对象的和谐、互相包容。

<sup>①</sup>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sup>②</sup> 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在实践中，作为主体的“我”与作为客体的“我”及客观世界区分开来，进而使得人将实践活动与自己的直接肉体需要区分开来，“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因此，“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sup>①</sup>

人在实践中将世界把握为“关系”的存在。在对象性的活动中实现“我”与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实践是创造自我和创造对象的过程的统一。其次，自我的塑造表现为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将世界变成“为我”存在的一个过程。人依据主观的需求和对象的现实规律进行认识、分析、规划、实施；同时，自我客体化的过程形成人的活动成果的体外积累，并通过社会传播和遗传的方式将物质与精神的成果推广、留传，从而不断提高、丰富自我的认识、实践能力。

## 二、从近代意义的“自我同一” 到现代意义的“自我认同”

“同一性”是有关“自我”的一个核心论题，从根本上说，讨论的是如何从时间、空间和关系的变动性中，找到一个能够确认“我”的本质的依据。

近代哲学沿着内向反省的思路，试图找到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具有“本体”意义的“我”，由此来确认自我在变动中的不变本质。从中世纪哲学将上帝作为稳定自我的根源开始，西方哲学就沿着“内在”自我一路前行，本质上与诉诸上帝的思路是一致的。

这些认识的本质在于：从内在自我的自足性来解决自我的同一问题，而由于人本身不可避免的有限性和不自足性，在自我能动性得到肯定的同时，只能走向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自我”的先验建构，以此来保证“我”的内在同一。这样一来，自我在被重视到极端的同时，也变得虚无化了，变成一个仅仅是抽象的意识，反而难以解释现实中处在关系中的、历史过程中的多样的“我”。

马克思从这种近代意义上的、内向性的“自我同一”的思路，走向了现代意义的、现实关系中的“自我认同”。他所做的，就是将“自我”还原到现实的关系和过程中，还“自我”以真正的时间和空间。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超越传统思维中的内向性思路。

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通过物质实践活动，人建立起“我”与自然、“我”与他人、“我”与自身之间的同一关系，而不是向一个思想实体复归或者由一个思想实

体来统摄。由此，所谓人在时间、空间中抽象的同一性，在马克思这里变成了“现实的个人”在具体的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等）中，与具体的人和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实现“我”与自然、“我”与他人、“我”与自身之间的同一关系。在时刻持续的、本质上“为我”的感性物质性活动中，人化的自然和社会成为人类的“自我”以及每一个具体的“自我”的确证。

时间和空间都被还原为与人的原初的感性现实活动相关，变成基于个人兴趣和选择为最直接起点的直观感受，成为“人的积极存在”，<sup>②</sup>因此人的自我不需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寻找（最终用一个“先验”的自我来作为解答），而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生成。

由此，所谓“我”对自身同一性的内在确认，正是在这种对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对象化活动中生成的肉体状态和意识状态，而这种自身的确认本身就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变迁而不断生成的开放性过程。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这里，“我”的认同本质上是“我们”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在历史关系中通过不同共同体的连续性而实现的。

自我的认同本质上是由实践中形成的“关系”而决定的，并不局限于个体内在范围、也不是在被肢解和片段化的过程即一种彻底的当下性中被理解。个体自我不可能在脱离自然、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获得孤立的、内向的自我认同，而是在群体意义上的“共同归属感”中实现的。个人在物质实践中结成社会关系网络，自我的意义在网状的互相依赖和关照中形成，并以“共识”的形式存在，以提供自我确认的稳定性和安全感。

更进一步，马克思曾提出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sup>③</sup>这意味着，不同时代、处于历史的不同时间节点的人们，也因为这种“时间性的发展空间”而联系在一起，人可以依靠这种特殊的连续性来维持“认同”。

因此，“我”的认同不仅是共时性的“我们”的认同，也是历时性的“我们”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人才会拥有时间和空间上对于不同共同体、不同阶级、对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页。

于人这个“类”的归属感——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人类特殊的文化遗传。

### 三、重回人间的自我意识

在马克思的理解中，自我意识由先验的、绝对的范畴降落到人间，回到现实的合理位置上。

在黑格尔等哲学家那里，自我意识是先验的前提，是现实世界背后的绝对力量。而在马克思这里，自我意识是人的现实活动的一个环节，因此“人能地创造对象的过程并不是作为‘纯粹活动’的自我意识创造对象（对象意识）的过程，而是现实的有形体的人的‘对象性的’（即客观物质的）活动创造现实的对象的过程，自我意识、精神则不过是这个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创造性的‘主体’。”<sup>①</sup>

由此看来，在黑格尔等哲学家那里，自我意识无疑是更为原初的意识。而在马克思这里，对象意识是更为原初的意识。人的实践活动首先必然发生对象意识，从而进一步现实地改变对象存在的形式；而自我意识则是在对象意识基础上产生的次级意识——一个人只有首先把自己作为对象看待，才能具有“我”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既是对象意识的主体，也是对象意识的结果。

不可否认，只有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时，人才具有了真正的自我。正是自我意识使人超越一般的、无目的、无取向的思维活动，具有了真正意义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不是外在精神力量在人身上的作用和体现，而是由于实践活动的驱动而意识到主体自我的“内在尺度”，包含了人的需求和目的。有了这个起点，人才开始把世界当做自己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不光是被动地感受、接受世界，更能从自我的需求出发，去研究、改造世界。

对自我意识的这种理解，使得马克思最终进入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野，“自我意识和对象、以致于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得到了最真实、最完满的解释”。<sup>②</sup>

### 四、自我与他者的共存方式： 社会存在

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的存在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自然主义的观点，更侧重于人的自然存在形态，将人归结为自然存在物，比如机械唯物主义；另一种是精神存在论的观点，更侧重于人的理性等精神存在形态，将人归结为精神的存在物，比如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虽然这两种认识具有唯物和唯灵的

22

不同指向，但在其形而上学的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使得现实的人屈服于抽象的形而上学力量。

马克思将人的存在视为社会存在。实践性的社会存在内在包含了人的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将二者统一起来。社会存在为理解人的“自我”提供了重要的存在论进路，从根本上揭示了自我与他者的共存方式。

社会性的实践是社会存在的核心，使得人实现交往活动、集结成社会共同体。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只有当人联合起来在一个共同的群体中进行生产活动时，人对自我和他人的意识、对普遍自我的意识，即对自己从属于某个共同体、从属于人类的意识，才能产生并发展。

工具和产品的普遍性是人们建立基本的社会关系和认同的媒介。人通过这种媒介真正意识到自我和他我，与之共在，并产生对普遍自我（人类）的认同和归属感。人的手和其他人体器官供一个人自己使用，而由人制造出来的工具具有普遍性，可以供更多人、甚至人类使用。同时，由人及人创造的工具制造出来的产品，与工具一样，都凝结着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反映了人的本质力量。因此，通过在实践中共同地制造工具和产品，普遍地享用工具和产品，人不仅在工具和产品上见证了自身的本质力量，也见证了他人的本质力量，认识到了自我和他我，认识到自己身在其中的共同体乃至人类。同时，在这个有血有肉的过程中，建立起自我与他我、共同体以及人类的关系。

### 五、自我实现：解放人性的过程

自我实现是人在肯定自我角色的基础上，对自我独特性的标识或身份的实现，是人摆脱思想和物质束缚、实现自由状态的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个性的实现，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表现为人性的实现，即“我”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在马克思这里，个性的自我实现，最终是以人性的实现为前提的，亦即当“我”真正作为人存在的时候，也就是能自由全面发展、实现自身个性的时候。因此在“我”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人性受到抑制的阶段，只能有限地实现自我。

从马克思的人性观来看，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根本标志就是自由的劳动实践。实践是人自意识、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自我实现最终就是在实践活动中成为一个自由自觉的存在，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

① 邓晓芒：《马克思对“自我意识之谜”的解答》，《湖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② 邓晓芒：《马克思对“自我意识之谜”的解答》，《湖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sup>①</sup>

但是很明显，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现实状态和真正的人之为人的状态还不是同一个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sup>②</sup>这说明马克思看到了人性的普遍特征，也注意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性是受到不同程度压抑的。

因此，对于个人的生命历程，更对于人作为类的进化历程来说，存在一个从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建构人性的过程。人性的压抑对应着人在现实时空中的有限存在，而人性的解放和建构是人的超越性的来源。这个解放人性、建构人性的过程，正是在经验存在与超越性的张力中，使人按照对自己“人”这个称谓的本性而存在，从而实现自我的过程。由此看来，人的自我实现就是解放人性、建构人性的过程。所谓人性受抑制的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人的异化、物化阶段，即“自我失落”的阶段。在异化阶段，人性沦落为动物性，人从根本上失去了现实活动中的自由选择权，失去了塑造个性从而实现自我的根本，因此只能在有限的自由活动中实现个性和自我。

在马克思哲学的语境中，人性解放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是一种生成性的历史活动，而不是抽象的思想活动，也不是人向抽象本质被动符合的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了这种解放过程的性质：“‘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sup>③</sup>回顾人类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越往前追溯，生产越不发达，人的自我也就越不独立。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sup>④</sup>马克思曾提出人类历史的三种形态，即：

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sup>⑤</sup>在第三个阶段，人性得以真正解放，自由、丰富的个性和选择有了实现的保证，个体的自我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虽然从字面上看，思想转折后的马克思不再讲“自我意识”或“自我”，而是着力论述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人，但我们不可否认其中包含了新的“自我”观念的基本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上的“自我”问题（而不是近代的“自我”概念）在马克思这里是具有连续性的。系统整理和论述马克思的自我观也因此可以成为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一个重要进路。

本文作者：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周勤勤

-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9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 On Marx's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

Liu Ying

**Abstract:** There was a tran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ought. It looked like that he seldom mentioned the Self and Self Consciousness after that. However, it did not mean the question of the Self was cancelled in his philosophy. Although Marx did not have a systematical theory of the Self, there was significa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 in his thought, which deconstructed basic orientation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 that stemmed from Descartes. Marx had provided particular thought to problems of the birth of the Self, Self-identity, Self-Consciousness, the Coexistence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s, and Self-fulfillment.

**Keywords:** the Self; Self-Consciousness; Karl Marx; practice; social existence